

懷念馬星野先生

(本文圖刊第7、42頁)

曹志源

消瘦羸弱認不出來

一九九〇年聖誕節賀卡中，凌遇選先生附寄了一張照片。是他與家叔聖芬先生聯袂拜會他們所敬愛的老師馬星野先生時，在馬家拍攝的。他們二人謙恭地站立在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者背後。初看照片，我簡直認不出那老者是誰。殆讀說明，才知道是馬星野先生。我曾從報紙上獲悉馬先生幾年前曾患過中風，退休後身體一直沒有恢復。但不曾想到他過去那魁梧的體格，和含笑的面孔，會變得如此消瘦羸弱。連熟人都辨認不出來了？我一時曾想到他半世紀來對中國新聞事業近代化的貢獻和影響，以及他那為事業奮鬥，活力充沛而又文質彬彬，愛國愛人，和藹可親的長者風度，却仍舊抵抗不住歲月的侵蝕和病痛的折磨而無法重振，是何等令人難過！

他的去世，對社會國家和親友來說，實在是一種大大的損失，使人感到大家再也看不到他那振聾啟聵，發人深省的宏文如「讀報觀影罪言」；也聽不到他那恂恂儒儒者娓娓動人的勸善德音。真是「老成凋謝」、「大雅云亡」。但對他個人來說，病榻纏綿，有心無力，何如解脫歸天，從此永生安息，垂範後世。

分享泛愛親仁美德

我與星野先生並無師生或事業上的關係，僅僅是由於他與家叔身兼師友，交往密切，數十年如一日；和後來我考進他的母校政大研究所求學的一點淵源，乃分享了他那「泛愛親仁」的美德和每見必誇獎嘉許的親切仁慈；也使我成了他不入室的弟子，尊稱他為「老師」或「太老師」；而內心經常對他存著一種純真的敬意和孺慕。

家叔在「馬星野先生的精神與風範」(載民國八十年三月卅日台北中央日報)一文中說：「我們常常聽到他在大庭廣眾之中介紹一個人，讚美得過份，使當事人和聽眾都為之不安……」他這種「過獎」他人的情懷，實在就是他純良忠厚，惕勵勸勉和祝福他人的一種作法。當他讚美他人時，他的表情是一貫的謙遜真誠，他的言詞是自然純樸，雖不免使人感到「過獎」不安，受之有愧，但似乎沒有人感到他是故作虛假。相反的，他會使人感到「受寵若驚」，而不得不「反躬自省」，以期「不負厚望」。他這種「過獎」他人的美德恰好是對祖國「文人相輕」傳統文風和時下「惡意誹謗」不良政風的一種扭正。也是近代心理學上所提倡治療「缺乏自信」或「自視太高」的一種良藥，得之不易也。

真摯感人有如家長

筆者曾經有過三次在「大庭廣眾之中」被他

治療的美好經驗。一次是個人結婚典禮中他以介紹人的身分所演說的祝詞。一次是一九五八年秋奉派出國從事外交工作在他主持的校友歡送會上的獎勉。最後一次則是一九七八年應邀回國參加國家建設研究會在他主持的歡迎會上。三次場合都是羣衆畢至，濟濟一堂。除了結婚典禮中我是主角，溢美之詞，理所當然外，其他二次，因為被歡送歡迎的人不止是我，所以來參加的人包括許多師長、學長、部會首長、院長、省長、大學校長、大報社長之類的所謂「政要」和「大人物」，照理是可以忽視像我當時那樣的「小人物」的。但他却不吝詞費的把我和其他幾位小人物大為介紹，而且要我起來說話，使我「慚愧不安」之餘，同時也「私心惕勵」，「見賢思齊」，而與「不負厚望」之志。他在大庭廣眾之中如此獎掖後進，私下對人似乎也是一樣。

記得一九六四年他卸任駐巴拿馬大使返國途中，路過華府，與我見面後殷切垂詢，及知我悠忽度日，乃一再鼓勵務必在年紀尚輕的時候利用公餘時間選課進修，勤於閱讀寫作，儲爲國用，臨別依依，有如家長，其真摯感人有如此者，今世聞人中實不多見也。爰作此文，深表弔唁懷念之忱，以遙祭此一代鴻儒、報人、經師、人師之安息。

(一九九一年五月三十日於美南休仕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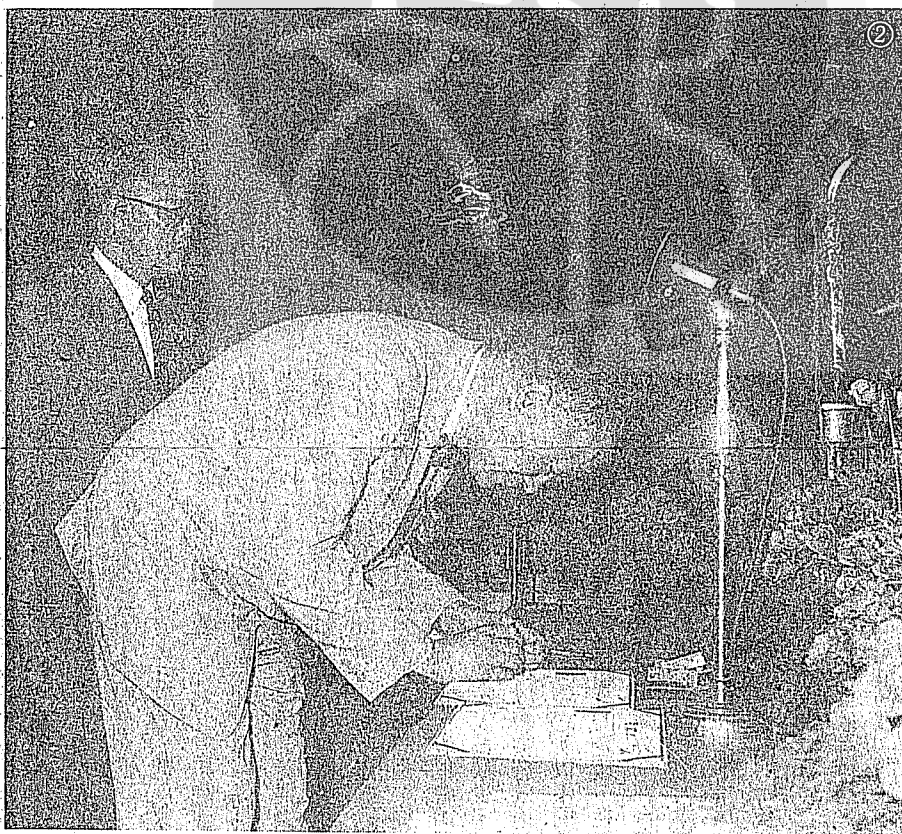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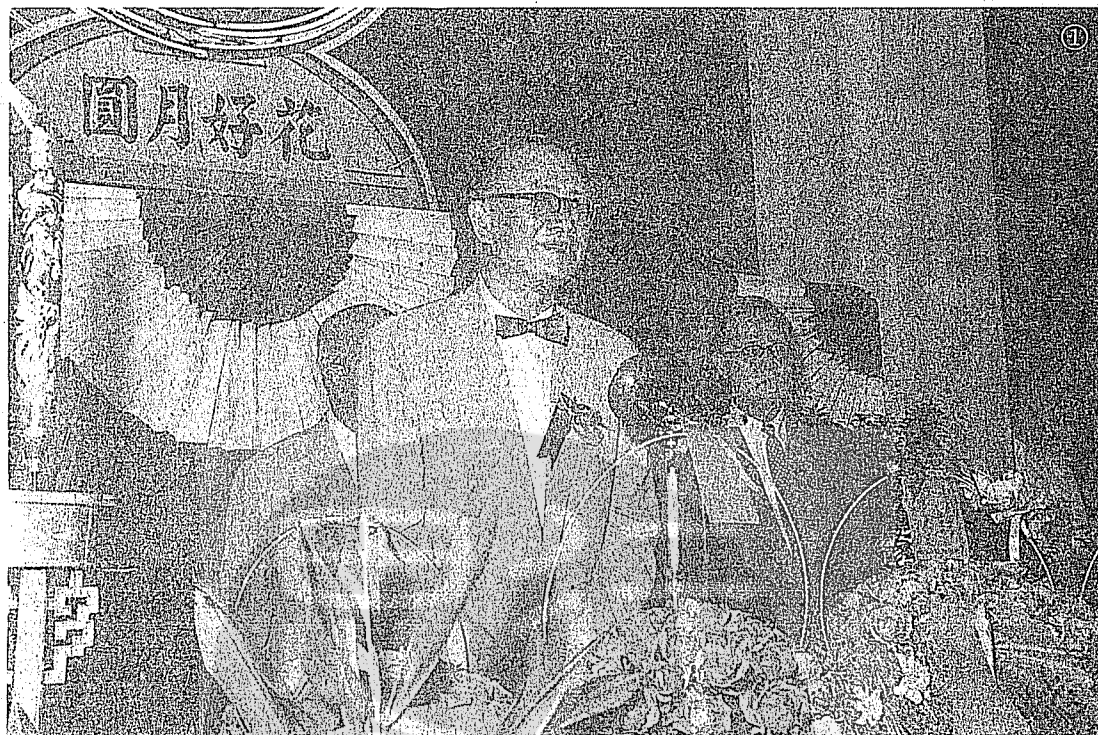


曹志源「懷念馬星野先生」插圖（文見 43 頁）

①馬星野（中）與馬紀壯（左）合影。

②左起：賈景德、馬星野、曹聖芬，俯身用印者為葉家梧夫人。





曹志源「懷念馬星野先生」插圖（文見43頁）

①馬星野（左）致詞時的神情，右為曹聖芬社長。

②馬星野在作者結婚典禮中用印。